

我所認識的于斌樞機

周書楷

孟子曾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西諺有云：「某些人之偉大乃與生俱來；而某些人之偉大則係時勢造成的。」

民國廿五年夏天，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先生邀宴當時天主教南京總主教于斌野聲先生，書楷有幸忝為陪客之一，此為我與于樞機首次謀面。憶及當年我曾追隨一些學術界先進及友人合辦一項刊物——『世界政治』，由於于樞機之道德學問文章早已馳名中外，並且我聽說他特別受知於教宗庇護十一世及十二世，而這兩位天主教最高領袖均極端反共，因此在席散時，我冒昧請他為『世界政治』撰寫一篇有關該二教宗之文章，他慨然允諾並迅即完稿擲下，經數位編輯拜讀，咸認極具價值，乃在次期以首篇刊登。從此我有許多機會就教於彼，並開始對於他過去奮鬥經過及此後言行更加敬仰注意。上述所引之孟子政治哲學及西諺即為我對於于樞機之總評，我認為野聲先生是上帝賜予中國之一位偉大人物，以擔負孟子所說上蒼交付他之『大任』，他畢生經歷符合了孟子所述之構想，終於使他獲得一個中國人在天主教會所能達到之最高地位，並且完成其

使命。中國文化對於作人作事之至高標準在於「仁」字，而天主教教義之基本精神為「愛心」，照我個人淺薄的意見「仁」與「愛」乃是一回事。野聲先生一生完全發揮了中國文化與天主教所要求之「仁」「愛」精神，所以他能成為受人敬仰的一位偉大之中國社會賢達及天主教崇高領袖之一。

于故樞機自我國抗日迄至政府遷至復興基地，在國家多難之際所作之貢獻，以前已有多人撰述，不必由我重複。在他逝世前十年間，我與他交往最頻繁者為我擔任駐西班牙及美國大使時期。按野聲先生為培植天主教後進，曾於大陸淪陷前協助數十位年輕人赴西班牙留學，因此當我駐馬德里時，他每年均造訪西國一至二次，除了照顧該批學生、走訪西班牙天主教會領袖及政要外，與我會晤機會甚多。俟我調至駐華府後，他每年均到美國多次，尤其每逢雙十國慶，他總在紐約舉行大規模慶祝晚會，招待中美人士，我均飛往參加盛學。于故樞機在華府之心腹之交為當年之美眾議院議長麥考邁克 John Mac Cornick，這位原籍愛爾蘭之政治家與他性情相投，視如手足，透過此一關係，我與M議長亦成至友，其後M議長年邁退休，遷回波士頓故居

。我旋亦調回國內服務，每隔二、三年必奉命赴美作短期旅行，每次一定往波城訪候M先生暢敘數小時，M先生所念念不忘者，厥為野聲先生。

于故樞機畢生偉績之最值得吾人懷仰者，為其對國家之「忠愛」及對他人之「仁愛」。聖賢以外，普通人均有其優點及缺點，但于故樞機畢生對於他人總是重其所長，忽其所短，縱然有時他不幸為了若干人而措下許多包袱，但他絕不因此心灰意懶，始終是以助人為快樂之本。

就其忠愛國家而言，他確是鞠躬盡瘁。大家都曉得，他晚年健康雖已衰弱，但他覺得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須奮鬥到底。在他逝世前兩三年，以多病之身仍毅然四處奔走。一九七八年夏間，我返國述職曾前往拜訪他，當時就在他病榻旁晤談一些有關教廷及其他國際大事。迨我返回羅馬任所不久，教宗保羅六世逝世，于故樞機為趕來此間參加葬禮及選舉新教宗，竟然罔顧其體力不支及旅途勞頓，由臺北直飛紐約，僅休息一夜，即匆匆續飛義大利。時值炎夏，但他對於教廷所舉行之一切重要儀節均扶着拐杖參加。為了要選出一位理想的教宗，他還撰就了一篇情文並茂之意見書印送一百餘位各國樞機。

教宗保羅六世葬禮係於梵諦岡聖彼得教堂前

大廣場舉行，典禮結束前，全體樞機均須離席列隊魚貫在靈柩前撒聖水並為死者默禱。各國特使團及駐使席位距樞機團席位甚近，因此我一直擔心野聲先生能否有足夠體力隨着繞行靈柩一週。當時教廷服務人員已發現其不良於行乃請其留坐原席，所以當時始有法新社發出『中國于斌樞機因重病致未參加教宗葬禮』之不實報導，中央黨部當時之秘書長張寶樹先生聞訊特馳電本館詢問真相。當時參加葬禮之樞機團及各國特使團各國大使均着大禮服，而觀禮之羣衆約三萬人之多，因此典禮完畢後，我不便立即趨前探詢于故樞機的情況，俟回到使館就立即電話致其寓所，他告以未能繞場一週之經過，並談了些其他的事情，依然聲如宏鐘，並無異態，我乃電復張寶樹秘書長請國內放心。

喪禮翌日，樞機團於上午舉行茶會招待各國特使團及駐使致謝。會場設於教廷某一大廳，全體樞機列隊立於一小講壇上，面對全體賓客，首由團長宣讀謝詞，繼之全體樞機趨前與所有賓客周旋。估計賓主約有四百人，自始至終約需站立兩小時，所以我那天清早即電話告訴野聲先生似可不必參加該項茶會，以事休息，而他亦接受我的建議。殊不知當我抵達會場時，立刻看見他魁偉之身材頂立於講壇上，我趕緊請教廷招待人員準備一張椅子在野聲先生後面俾彼於支持不了時可以小坐。我並儘量站在外賓羣之最前排，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野聲先生之動態。當樞機團長率全體樞機走下講壇周旋於賓客之際，我即飛步至野聲先生處請他先行由招待人員陪同下電梯先行返

寓，此一暮幸而平安渡過。

樞機團在未入闕選舉新教宗之前，每天上下午均舉行會議，野聲先生幾每會必到。由於我深知他渴望能選出一位對教會及中華民國皆屬有利的新教宗，我不忍心勸阻他偶爾請一、二次假，以保全原氣。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清晨我與他通電話時，他正擬登車出門赴會，但旋踵間，其寓所修女急電告我，野聲先生在登車前突感不適，已由其隨行秘書扶回臥室，並請我立刻前往該處，當我抵達時，教廷副國務卿高理耀率領教廷醫師及若干其他人員亦先後趕來，此刻野聲先生

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幾分鐘後這位偉大的中國天主教領袖就與世長辭了，我們均悲慟萬分，蓋野聲先生之逝世，對我們國家及天主教會皆為一不可彌補之損失。

野聲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三年，憶及自一九三六年迄其逝世間之往事，恍如昨日，中國先聖有言：「立德、立功、立言為人生三不朽」。野聲先生對教會對國家之功績及其生前之譚論，已成為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一部份。至於他所留下的道德模範，使他在精神上與我們常在，也是後人所應當盡力效法的。

(選自時代文摘)

大專
用書

最新應用文

邵 健 行 著
定價壹佰伍十元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明信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